

928
七
18

誠齋集

一八



誠齋集卷第七十八

序

鱣堂先生揚公文集序

廬陵揚

万里

廷秀

吾族揚氏自國初至于今以文學登甲乙者九十
有一人前輩之間者曰屯田公中奉公仁宗皇帝
嘗題殿柱云揚丕之廉謹者即屯田公也中奉公
宰抗之仁和縣是時天下惟知有蔡太師從之者
富貴可曲肱取也忤者不死則黜則屈則窒蔡氏
之門有老尼居仁和攘細民土田訟久不決公杖

尼以田畀民流落者以此自屯田公中奉公之後
至忠襄公以死節倡一世於是揚氏之人物不為
天下第二始忠襄公入雲際山寺讀書同學齊名
者其族第鱣堂先生也當二公同學時每相屬曰
爵祿不必力取當力取名節耳忠襄之及於難也
先生宰池之貴池縣實經理忠襄之家而收恤其
孤以敏士大夫咨且暮曰兄忠于國第忠于兄不
知二公之相期非及難之日也先生竟以毅毅頑
頑仕率不合弱冠登第得年六十而官止於宣州
筭判先生既沒二十年其子次山論次先生之歌

詩文章為若干卷命其序之曰先君之才於功不
施而施於斯先君其不有憾哉某曰先生奚憾焉
如先生而不用不用者之憾也先生奚憾焉且君
之所以為先生憾者不以其不達於位故耶吾聞
古之君子達不以位也先生不與忠襄異其趨者
也趨者無不同遭者有不同耳先生之文俊於氣
強於力以詣於古其歌詩沛然有李太白之風茲
非其躬之達歟達於位不必達於躬達於躬不必
達於位君子也衆人也未嘗相近也至於二者其
不兼焉則均也先生獨能適其均乎哉次山曰是

先君之志也乃書而序之先生諱杞字元卿乾道五年八月六月姪孫具位万里序

送侯世昭序

侯氏表之世於醫者也至世昭問其醫之所自起則十世不啻矣其無誤已可信世昭年未及世有老醫易之不謂其能也同療一富者子之危疾老醫屈焉世之論人率以為老者精而少者粗豈盡然耶世昭於醫無所不工而長於奇疾衆醫所驚者世昭一見即曰是名某疾一發藥無不愈至於鍼鏃刀匕危道也世昭曰不犯至危勿求至安在

審不審爾然則天下之事審之苟明矣必曰危不可犯者否也劉元德之欲襲許李泌之欲取范陽彼其審者歟世昭曰今之醫不讀古醫家之書而言醫殆如子之儒廢書而求道者也然予聞世昭常療一疾不藥不鍼而愈之以一驚子曰此於書何徵世昭曰吾以意也不廢書又不可歟子曰子之妙於醫信矣子之功如古之十全者乎曰吾之不醫者三疾不可為聽於主而不吾聽既吾聽而彼以庸醫參焉者予於是有感焉其一可以為未病者之儆其二可以為不擇醫而醫與得醫而不

用者之規

書呂聖與零陵事序

上愛民急治夙寤太息滂隆根株是在甬吏吏最
近民不在縣令百年以遷流俗習傳羞薄厥官為
葺為庠廼簡其良差擇其嚴功實白者許以薦言
風揮雷行丕變故常於是江西提舉胡公首以知
江州德安縣呂侯應書有詔政事堂書其功狀秩
滿擢選用焉或曰邑固未易作作邑亦未易蓋治
其賦與治其民有以獲乎彼必無以獲乎此矣今
呂侯兼焉難乎哉予曰是未足為侯之難也侯嘗

為零陵宰予嘗為至全州兵執其守臣以叛全距
永不百里永之攝守懼告潭師請討之持書者前
矣侯夜叩州門謁守曰討之是濟其亂且震湖南
獨全州乎謂宜白於使家至下教咎其守臣鎮撫
徇徒亂庶可已姑徐圖之曷云其遲侯策既行一
路靜嘉是侯之難也一邑難乎哉且無事患有事
有事患無人有人患無功全卒之靜而叛自無事
而之有事也叛而靜自有事而之無事也自有事
而之無事有人故也呂侯是已然是役也有人矣
而無功焉是所患也非呂侯之患也天下之患也

使全卒叛而不靜不靜而及於湖南不知命幾將
遣幾兵費糧幾何閱幾目而後湖南無事耶如是
而後無事則謂之有功矣謂彼為有功則呂侯為
無功宜也自古有事未有無人有人未有有功有
事而無人則難焉有人而無功則不歎焉獨呂侯
歟予因書之以私告夫好善之君子併嘉胡公之
能薦士也呂侯名行中字聖與云乾道辛卯四月
二十六日廬陵楊万里書

羅德禮補注漢書序

吾友羅德禮寄所作補注漢書示予古文奇字分

章別句其據也有依其證也有來蓋漢書之幽者
白紛者釋陰者不陰矣始漢書舊注有郭璞臣瓚
輩數十家彼其人自為奇家自為詳矣及顏師古
最後出如道子之畫魯公之字子美之詩蓋兼百
家而無百家曠千載而備千載者也至吾宋又有
三劉之注出焉學者以為漢書於是無餘秘矣今
觀吾友羅子之注又出於三劉之外然則書果有
窮哉漢書之為書學者爭讀之以其文也夫文之
於道也未矣然猶不可窮如此而况聖人之經而
指一家之說以為盡於此可乎且當郭璞臣瓚輩

之為注也豈知有顏師古師古亦豈知有三劉三
劉亦豈知有羅子哉前乎羅子不知有羅子後乎
羅子烏知無羅子乎未可知也天下之事孤舉者
難起衆挈者易趨苟衆矣天下無難成之功也而
況有難讀之書乎吾於羅子之注有得焉年月日
誠齋楊万里序

李去非愚言序

人異異習世異異承文之遠者傳必偽不必先秦
之書也李杜之詩韓柳之文亦近爾猶病乎偽也
然予嘗以為是無足病足病者蓋有之矣偽不在

人者是真足病也吾嘗學為文矣吾書吾口不曰
異世吾口吾心不曰異人然心傳之口口傳之書
其於真也邈矣而病人之偽乎哉雖然文枝也至
於道天授之聖聖授之後世其授無象其傳無器
又非若文而已也今吾欲起萬古而聖轍使無象
者有象無器者有器其合也否也真也偽也是未
可知也蜀士李開去非著書六十九号之曰愚言
愚言云者將以李氏子之言索顏氏子之愚也其
言曰顏惟愚故無書亦無徒然其傳至今不絕曾
子子思孟子有書有徒然其傳屢絕予讀而驚焉

嗟乎果哉李子之言也李子之言大抵書始口口
如心能以秋毫為太山見而秋毫泯復以太山為
秋毫秋毫遷而太山具細之至幽以揭之至炳非
今人之文也然吾聞一言而足是道之不忘言也
不言而足是道之忘言也苟不忘言矣曰顏惟愚
故無徒而傳乎爾苟忘言矣不曰顏惟愚故無書
無徒而傳乎爾李子之六十九篇奚以為哉奚以
為哉年月日楊万里序

陳晞顏詩集序

予昔歲為友人陳晞顏作敦復齋記晞顏以書來

且寄近詩百餘篇日子之記吾齋吾未屬廢也子
盍序吾詩既而晞顏自湖南帥襄陽地益遠書問
益疎今年八月忽得晞顏書來徵余叙篇蓋余已
忘之矣而晞顏未忘也予初與晞顏相識時各出
詩文一編蓋予喜晞顏詩而晞顏喜予文至今十
年予文日以退而晞顏之詩日以進以日退之文
叙日進之詩借曰予不忘予猶不敢也晞顏猶喜
而不忘何哉多情今夜月送我到衡州半夜打蓬
風兩惡平明已失繫舫痕此晞顏前日之句也予
甚愛之每欲効之疾驅急追月未至而足已返矣

而况於近詩乎如秋日十詠及謁衡嶽等篇蓋秋後之山露下之萋霜中之菊而雪前之梅竹也是可得而効哉予嘗聞晞顏言少從後湖先生游盡得詩之秘然則學而無傳信不可歟詩家者流嘗曰詩能窮人或曰詩亦能達人或曰窮達不足計顧吾樂於此則為之爾且夫疚於窮者其詩折怛於達者其詩銜折則不充銜則不幽是固非詩矣至俟夫樂而後有詩則不樂之後未樂之初遂無詩耶聊為晞顏道之襄陽鹿門以為城漢水以為池峴山之碑習池之館有羊杜山公之遺迹今無

恙乎晞顏有新作否予叙旣往晞顏詩當來予盥手以俟年月日楊万里序

送葉伯文序

予出守毘陵日一周天矣未嘗召醫也今年五月婦偶有寒疾於是始召醫諏其良者衆對曰某子良州家常用之又曰某子良州家常用之世言効驗者必求之於所常用予欲勿用焉得而勿用然醫藥紛如効驗蔑如蓋五易醫得葉君偉而後愈葉君者先是州家未嘗用也然則常用者果皆其人未嘗用者果無其人歟病至於五易醫病蓋壞

矣壞而後使秉君為之焉為之而效焉如秉君者其信良矣哉雖然壞而後使良者為之固不若未壞而使良者為之也夫豈不欲未壞而使良者為之然不免於壞者豈非憎於良不良之別歟且良不良之別將安出哉無乃出於其所諏者耶蓋予之召醫前之諏諏乎昏後之諏諏乎友方婦病之將壞也吾友蔡定夫過予予因諏之定夫曰莫秉君良也已而果然不擇其所諏信不可欺予既感定夫且嘉秉君書以贈之君字伯文年月日楊万里序

益齋藏書目序

余於朝蹟最末至故雖與天下之英俊並游然閱三數月識其面未徧也既未徧識其面烏能徧交其人一日除書下遷大宗正丞充公延之為秘書丞吾友張欽夫悅是除也曰此真秘書矣予自是知延之之賢始願交焉然亦未解欽夫之云之意也既與延之遷往且久既同為尚書即論文討古則見延之於書靡不觀觀書靡不記至於字畫之叢殘月日之穿漏歷歷舉之無竭聽之無疲也余於是始解欽夫之云之意然於延之有未解者焉

蓋延之每退則閉戶謝客日計手抄若干古書其子弟亦抄書不惟延之手抄而已也其諸女亦抄書不惟子弟抄書而已也且延之之於書腹之矣奚所事於手之乎此余之所未解者也雖然又有未解者焉今年余出守毘陵蓋延之之州里也延之持淮南使者之節而飯一日入郭訪余余與之秉燭夜語問其閑居何為則曰吾所抄書今若干卷將彙而目之飢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裘孤寂而讀之以當友朋幽憂而讀之以當金石琴瑟也余於是疑焉蓋若延之者記之強不必抄之富

學之就不必讀之劬彼其溥之為道德流之為文章溥之為事業深矣而猶脫腕於傳寫焦唇於誦數此余之所疑而愈不可解者也蓋彼其不可解也祇其為不可及歟延之屬余序其書目余既序之且將借其書而傳焉然使余盡傳延之之書傳猶不傳也蓋世有得易牙烹飪之方者欣然以易牙自為也且得其方不若治其飪治其飪不若齊其滋治其飪而不齊其滋飪猶不飪也而况得其方而未嘗治其飪者耶予老矣每觀一書口誌而心忘意未究而目告病矣使盡傳延之之書其曰

飪之云乎未可知也飪之矣其曰齎之云乎未可知也則亦得易牙之方而已予以是媿延之亦以是服延之年月日揚万里序

表機仲通鑑本末序

初予與子表子同為太學官子表子錄也予博士也志同志行同行言同言也後一年子表子分教嚴陵後一年予出守臨漳相見於嚴陵相勞苦相樂且相楸以學子表子因出書一編蓋通鑑之本末也予讀之大抵舉事之成以後於其萌提事之微以先於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約其作究

而擲其究遐而通其治亂存亡蓋病之源醫之方也予每讀通鑑之書見其事之肇於斯則惜其事之不竟於斯蓋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釋其終攬其終莫志其初如山之峩如海之茫蓋編年繫日其體然也今讀子表子此書如生乎其時親見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繼之以嘆且泣也嗟乎由周秦以來曰諸侯曰大盜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權臣曰夷狄曰藩鎮亦不一矣而其源不一哉蓋安史之亂則林甫之為也藩鎮之禍則令孜之為也其源不一哉得其病

之之源則得其醫之之方矣此書是也有國者不可無此書前有姦而不察後有邪而不悟學者不可以無此書進有行而無徵退有蓄而無宗此書也其入通鑑之戶歟雖然觀人之病感人之病理人之病得人之病至於身之病不惜焉不諱焉不醫之距焉不醫而繆其醫焉古亦稀矣彼閭而此昭宜也切於人紓於身可哀也夫子表子名樞字機仲其為人也正物以已正枉以直有不可其意憤怒見於色辭蓋折而不靡躓而不悔者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子表子有焉

雙桂老人詩集後序

讀雙桂老人馮子長詩其清麗奔絕處已優入江西宗派至於慘澹深長則浸淫乎唐人矣近世此道之盛者莫盛於江西然知有江西者不知有唐人或者左唐人以右江西是不惟不知唐人亦不可謂知江西者雖然不知唐人猶知江西江西之道亦復莫之知焉是可歎也斯道也下之不足以次科上之不足以速化而詩人顧曰不廢江河萬古流其莫之知也則宜又何歎乎讀雙桂一編之詩吾甚愛之然子長方窮而未有知之者庸非詩

為之崇耶是吾之所甚愛子長所宜怨也而子長方且為之未已不惟不怨而又樂之曰速營詩壇吾將老焉然則吾子長正患彼知之爾彼而不知其足歎也夫其不足歎也夫子長名頌洛人今居嚴陵之雙桂坊為江州通判云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七十八終

誠齋集卷第七十九

序

黃御史集序

余在中都於官書及士大夫家見唐人詩集畧及二百餘家自謂不貪矣逮歸耕南溪之上永豐明府莆陽黃君汰又遺余以其祖御史公文集其詩尤奇蓋余在中都時所未見也詩至唐而盛至晚唐而工蓋當時以此設科而取士士皆爭竭其心思而為之故其工後無及焉時之所尚而患無其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才者非也詩非文比也必詩人為之如攻玉者必得玉工焉使攻金之工代之琢則疵矣而或者挾其深博之學雄雋之文於是隳括其偉辭以為詩五七其句讀而平上其音節夫豈非詩哉至於晚唐之詩則癭而誹之曰鍛鍊之工不如流出之自然也誰敢違之手御史公之詩如聞新鴈一聲初觸夢半白已侵頭餘燈依古壁片月下滄洲如遊東林寺寺寒三伏兩松偃數朝枝如上李補闕諫草封山藥朝衣施衲僧如退居青山寒帶雨古木夜啼猿此與韓致光吳融輩並游未知其何人徐

行後長者也永豐君自言其集久逸其父考功公始得之僅數卷而已其後永豐又得詩文五卷於呂夏卿之家又得逸詩於翁承贊之家又得銘碣於淳屠老子之宮當御史公之時豈自知其詩文之傳不傳哉然二百年間幾乎泯矣而復傳於二百年之後然則士之所立顧其可傳與否耳其不傳也奚以戚其復傳也奚以欣余於是獨有得焉余見士大夫子孫承家百年而不毀者或寡矣永豐君能力求其祖之詩文於二百年之前其可尚也夫而永豐之士有曾時傑與其猶子晞說者得

此書又欣然刻印以供士君子之好古書者其又可尚也夫按唐藝文志御史諱滔字文江光啓中為四門博士其集舊曰黃滔集云

彭少初字序

吾友安福彭仲莊少同學且同志中間合而離離而合者三十餘年既歸耕南溪得仲莊為族人子弟師山林幽獨之身不落莫矣仲莊間攜其子來風骨秀朗文辭清潤余問其字曰名湛字則未也子盍字諸余曰士之學必有為也穉者為年貿者為息士何所為而學也逕於學以求復其初而已

人之厥初湛如也紛如者至而湛如者汨是豈其初乎哉子也盍問津於孟邇洄於顏滌源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則子之所謂初者庶幾復乎爾也借曰未復庶幾近乎爾也借曰未近庶幾不遠乎爾也顧字曰少初因書以遺之年月日楊万里序

陳晞顏和簡齋詩集序

古之詩倡必有賡意焉而已矣韻焉而已矣非古也自唐人元白始也然猶加少也至吾宋蘄黃倡一而十賡焉然猶加少也至於舉古人之全書而

盡賡焉如東坡之和陶是也然猶加少也蓋淵明
之詩纔百餘篇尔至有舉前人數百篇之詩而盡
賡焉如吾友敦復先生陳晞顏之於簡齋者不既
富矣乎昔韓子蒼答士友書謂詩不可賡也作詩
則可矣故蘓黃賡韻之躰不可學也豈不以作焉
者安賡焉者勉故歟不惟勉也而又困焉意流而
韻止韻所有意所無也夫焉得而不困今晞顏是
詩賡乎人者也而非賡乎人者也寬乎其不逼也
暢乎其不塞也然則子蒼之所艱晞顏之所易豈
惟易子蒼之所艱又將增和陶之所少也大抵夷

則遜險則競此文人之奇也亦文人之病也而詩
人此病為尤焉惟其病之尤故其奇之尤蓋疾行
於大達窮高於千仞之山九縈之蹊二者孰奇孰
不奇也然奇則奇矣而詩人至於犯風雪忘飢餓
竭一生之心思以與古人爭險以出奇則亦可憐
矣然則險愈競詩愈奇詩愈奇病愈痼矣今是詩
也韻聽乎簡齋而詞出乎晞顏詞出乎晞顏而韻
若未始聽乎簡齋者不以其爭險故歟使晞顏不
與簡齋競於險以奪其奇此其心必有所鬱於中
而不快而其詞必有所滯於蘊而不決也然晞顏

與簡齋爭言語之險以出其竒則趨矣抑猶在癡
黠之間乎劬於詩而紓於仕銳於追前輩而鈍於
取世資晞顏之黠也祇其為癡也晞顏之癡也祇
其為賢也晞顏此詩既成集矣請序於澹菴先生
胡公而後謗某書其後年月日楊万里序

默堂先生文集序

予來毘陵之數月欲於事外陰求是邦之良士未
暇也一月有秀才陳生輅者來謁予貌甚野氣甚
靜予固異之坐之而扣其挾則吃吃言伊川之學
予益怪焉蓋是學也今之大夫久矣其諱談也不

惟大夫也今之士亦然而生獨不然其不可怪也
乎問之蓋默堂先生陳公之子也然則其不諱談
也又奚怪焉蓋昔者道學之正統八傳而至孔子
若顏子曾子則見而傳之若子思孟子則聞而傳
之統之至於孟子也其前無絕其後無嗣嗣于有
餘歲之絕者不在伊川乎其學以天理為宗以致
知為力以仁為寤以敬為守以誠為歸曠乎聖門
之孔邇忽乎斯道之來前也一時之士從之學者
豈少也得之者謝氏而止耳游氏而止耳楊氏而
止耳默堂先生楊氏之高弟也且親焉吾聞其人

矣吾仰其風矣未見其書也問諸輅則有文集若干卷就求而觀之其辭質而達其意坦而遠其氣暢而幽至於立朝廷當言責正君心排權臣蹇蹇不折也是豈今之所謂文哉蓋道學之充乎其中而溢乎其外形乎其躬而聲乎其言者歟既歸其書於輅而輅請序於予予謝曰先生此書豈以序之作不作而為傳不傳哉序或不可以廢也亦必其人而後可也如予者豈所謂其人乎然士之驚於文也至於今亦極矣文彌工道彌邈極甚必反其不待於先生此書乎序此書予不知其可也一

言以論學者予不知其不可也先生諱淵字幾叟嘗為正言終官宗正少卿南劍人了翁之猶子云年月日揚万里序

胡德輝蒼梧集序

予始至郡署即登所謂多稼亭者視其榜三大字皆漢隸蓋太史胡公德輝之書也予於是知德輝工於書後因求州之碑板首得子城記亦隸其書古其辭贅牙恢竒讀之初則憂憂已而瀏瀏亦德輝作也予於是知德輝深於文退而求其文暮年而後得蒼梧集於法曹掾高君諏之又得其為人

於潤州別駕錢侯之望蓋德輝自少入大學以藝
文登進士第嘗學經術於龜山楊先生學名節於
元城劉先生其仕也嘗因陳少陽上書而德輝視
其草投畀蒼梧既得東歸召用嘗為郎又以參政
李公泰發之客見惡於泰丞相坐廢飢寒窮困以
死予於是又知德輝之賢夫士固有終身學之不
能一日行之者豈德輝之謂哉屢躓而屢不悔其
可敬也夫其可歎也夫然吾猶有為德輝歎者君
子必有所立有立矣不必有遇有遇矣不必有傳
其有遇者天也其有傳者非天也人也天者可置

人者可恃雖然古之人其立者泯然其傳者卓然
未之有也其立者卓然其傳者泯然蓋有之矣則
所謂人者其又可恃乎若德輝所立其不卓然矣
哉而其沒距今幾年予欲求其文訪其遺事暮年
而後得之其不可恃也如此此予所以為德輝而
歎也嗟乎德輝且然而况予乎其子某命予序德
輝之文不知他日有求予之序如予求德輝之文
者乎然則予亦奚暇為德輝而歎也哉德輝諱理
世為毘陵人年月日楊万里序

洮湖和梅詩序

梅之名肇於炎帝之經著於說命之書召南之詩
然以滋不以象以實不以華也豈古之人皆質而
不尚其華歟然華如桃李顏如舜華不尚華哉而
獨遺梅之華何也至楚之騷人飲芳而食菲佩芳
馨而服葩藻盡掇天下之香嘉禾以苾芬其四體
而金玉其言語文章蓋遠取於江離杜若而近捨
梅豈偶遺之歟抑亦梅之未遭歟南北諸子如陰
鏗何遜蘓子卿詩人之風流至此極矣梅於是時
始一日以花聞天下及唐之李杜本朝之蘓黃崛
起千載之下而蘭藉千載之上遂主風月花草之

夏盟而梅於其間首出桃李蘭蕙而居客之右蓋
梅之有遭未有盛於時者也然色彌章用彌晦花
彌利實彌鈍也梅之初服豈端使然哉前之遺今
之遭其信然歟吾友洮湖陳旆顏蓋造次必於梅
顛沛必於梅者也嘉愛之不足而吟詠之吟詠之
不足則盡取古今詩人賦梅之作而賡和之寄一
編以遺予曰從古此詩已八百篇矣不盈千篇吾
未止也予讀之而驚曰一何豐耶豐而不奇則亦
長耳一何奇耶予嘗愛陰鏗詩云花舒雪尚飄照
日不俱消蘓子卿云祗言花是雪不悟有香來唐

人崔道融云香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是三家者
豈畏踈影橫斜之句哉今晞顏之詩同梅而清清
在梅前同梅而馨馨在梅外其於三家者所謂未
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或謂物老則妖興梅亦有妖
晞顏此詩非晞顏語也梅之妖馮晞顏而語也或
曰非彼馮此乎尔繫此即彼乎尔夫語怪聖門所
諱予又烏知二說之然不然哉因併書之年月日
揚万里序

似刻老人正論序

吾友安福李與賢自紹興丁卯與予同學於清純

先生之門是時予少與賢十歲與賢長身王立大
冠如箕喜滑稽善談笑予每閉齋房呻搞簡劇心
斲肺於文字間若癡若迷若憊若病無以自按此
身於蠹魚螢火之林與賢剥喙竹戶一見則抵掌
絕倒如見何平叔衛叔寶予幽憂眇昏之病不知
釋然去躰也既而予以官游北南西東與賢之為
見不數而與賢之談笑常參前忽後也今年與賢
以子嘗詣太常遭值

壽聖慈闈七秩慶壽湛恩賜爵一日衣九品服躋
門三十八年之契闊欣戚把燭相對申且不寐蓋

予與與賢皆為老翁矣予端憂索居少年意氣之
豪放壯偉缺然如蜺者蓋索然如秋矣而與賢之
談笑猶尚少也間出其所著一編曰似剡正論示
予予披而讀之曰此文決讞經史之疑歎者歟平
反古今之罪功者歟世無此作久矣惟晚唐劉蛻
沉顏皮目休羅江東本朝李泰伯諸賢尤工於斯
喜於斯亦窮於斯者也具此味續此風得此躅者
不在吾與賢乎嗟乎大哉鉅牖甘臚豐碩固可飽
也然既飽之餘周之歎楚之芟王戎之李陸羽之
苻其冷然之芬起然之韻獨可廢手與賢此書若

以示求飽之士及韻勝之士必有嗜者矣與賢亦
謹其示哉與賢名燧嘗與其子偕薦名晚當特奏
名不就似剡蓋以其所居似剡溪故自號云淳熙
甲辰十月三日誠齋野客楊万里序

達齋先生文集序

某生於南溪長於南山既冠而學於安福紹興庚
午與叔父達齋先生同舉於禮部皆聞罷甲戌再
同舉於禮部遂同年策第某於是始一至南溪謁
族親鄰曲蓋有不相識者問故居則盡為藜藿矣
問童子釣游之地則茫哉不可尋矣達齋憫然字

謂某曰廷秀乎子吾卿廷秀也非異縣廷秀也子
歸乎與吾白首竹林吾樂也於是某始有歸志後
四年某自顛掾辭滿乃歸南溪卜築於達齋之西
自是日還往相唱酬非之官無日不還往不唱酬
也後十二年某宰奉新達齋宰麻陽亦數得書是
歲冬某以收召為國子博士入脩門見朝士一日
見侍御史李公粹伯公顛感日子得達齋消息乎
諸公間方議薦之嘻今死矣於是公與某相視出
涕後十四年達齋之子璧始能叙次其詩文若干
卷請某序之某哭曰某尚忍序吾叔父之文集乎

賢如吾叔父文如吾叔父而止於斯既不位又不
年人歟天乎雖然斯人無過於今斯文當有過於
後也則序之曰斯文非今人之文古人之文也斯
詩非今人之詩古人之詩也蓋賦似謝莊詩似高
適文似列禦寇云達齋諱輔世字昌英達齋其自
號也終官左宣教即知沈之麻陽縣得年五十璧
其長子也次日奎淳熙甲辰十月二日姪具位万
里序

江西宗派詩序

江西宗派詩者詩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人非皆

江西而詩曰江西者何繫之也繫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東坡云江瑤柱似荔子又云杜詩似太史公書不惟當時聞者嘽然陽應曰諾而已今猶嘽然也非嘽然者之罪也舍風味而論形似故應嘽然也形焉而已矣高子勉不似二謝二謝不似三洪三洪不似徐師川師川不似陳后山而况似山谷乎味焉而已矣酸醜異和山海異珍而調膈之妙出乎一手也似與不似求之可也遺之亦可也大抵公侯之家有闕閤豈惟公侯哉詩家亦然窻人子崛起委巷一旦紆以銀黃纓以端委視之言

公侯也貌公侯也公侯則公侯乎爾過王謝子弟公侯乎江西之詩世俗之作知味者當能別之矣昔者詩人之詩其來遙遙也然唐云李杜宋言蘓黃特四家之外舉無其人乎門固有伐業固有承也雖然四家者流一其形二其味二其味一其法者也蓋嘗觀夫列禦寇楚靈均之所以行天下者乎行地以興行波以舟古也而子列子獨御風而行十有五目而後反彼其於舟車且鳥乎待哉然則舟車可廢乎靈均則不然飲蘭之露餐菊之英去食乎哉芙蓉其裳寶璐其佩去飾乎哉乘吾

挂舟駕吾玉車去器乎哉然朝聞風夕不周出入乎宇宙之間忽然耳蓋有待乎舟車而未始有待乎舟車者也今夫四家者流蘓似李黃似杜蘓李之詩子列子之御風也杜黃之詩靈均之乘挂舟駕玉車也無待者神於詩者歟有待而未嘗有待者聖於詩者歟嗟乎離神與聖蘓李蘓李乎爾杜黃杜黃乎尔合神與聖蘓李不杜黃杜黃不蘓李乎然則詩可以易而言之哉秘閣修撰給事程公以一世儒先厭直而帥江西以政新民以學賦政如春而肅如秋而燠蓋二年如一日也迨暇則把

酒賦詩以黼黻乎翼軫而金玉乎落霞秋水嘗試登滕王閣望西山俯章江問雙井今無恙乎因喟曰江西宗派圖呂居仁所譜而豫章自出也而是派之鼻祖雲仍其詩徃徃放逸非闕歟於是謝幼槃之孫源所刻石本自山谷外凡二十有五家彙而刻之於學官將以興發西山章江之秀激揚江西人物之美鼓動騷人國風之盛移書論予曰子江西人也非乎序斯文者不在子其將焉在予三辭不獲則以所聞書之篇首云淳熙甲辰十月三月廬陵楊万里序

獨醒雜志序

古者有亡書無亡言南人之言孔子取之夏諺之言晏子誦焉而孔子非南人晏子非夏人也南北異地夏周殊時而其言猶傳未必垂之策書也口傳焉而已矣故秦人之火能及漆簡而不能及伏生之口然則言與書孰堅乎哉雖然言則堅矣而言者有在亡也言者亡則言亦有時而不堅也書又可廢乎書存則人誦人誦則言存言存則書可亡而不亡矣書與言其交相存者歟廬陵浮雲居士曾達臣少刻意於問學慨然有志於當世非素

隱者也嘗與當世之士商畧古今平章前代之豪傑知光武不任功臣而知其有大事得論諫知武侯終身無成而知司馬仲達實非其對知鄧禹之師無敵而知其短於馭衆知孫權之兵不勤遠略而知其度力之所能若夫以兵車為活城以紙鳶為本於兵器談者初笑之中折之卒服之古之人蓋有生不用於時而沒則有傳於後夫豈必皆以功名之焯著哉一行之淑一言之臧而傳者多矣其不傳者亦不少也豈有司之者歟抑有幸有不幸歟抑其後世之傳不傳亦如當時之用不用皆

出於適然歟是未可知也若達臣之志而不用世
可歎也既不用世豈遂不傳世歟達臣既沒吾得
其書所謂獨醒雜誌十卷於其子三聘蓋人物之
淑慝議論之與奪事功之成敗其載之無諛筆也
下至詭浪之語細瑣之彙可喜可笑可駭可悲咸
在焉是皆近世賢士大夫之言或州里故老之所
傳也蓋有予之所見聞者矣亦有予之所不知者
矣以予所見聞者無不信知予之所不知者當無
不信也後之覽者豈無取於此書乎淳熙乙巳十
月十七日誠齋野客楊万里序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七十九終

誠齋集卷第八十

廬陵楊

万里

廷秀

序

廬溪先生文集序

紹興八年故資政殿學士胡公以言事忤時相黜
又四年謫嶺表廬溪先生以詩送其行有癡兒不
了公家事之句小入上飛語告之時相怒除名流
夜即時先生年七十矣於是先生詩名一日滿四
海里之士愛先生者謂詩之禍從古昭昭也先生
不戒又欣然犯之適以濟權臣之威成小人之名

此先生之禍也亦先生之過也或曰先生何過哉
先生言直而詩工耳言不直詩不工世無傳也世
有傳矣不見媚於明必見媚於幽故庭草隨意之
詩空梁燕泥之詩飛燕昭陽之詩不才多病之詩
言非直也詩工而已耳詩工而非直猶且小者逐
大者死况先生之詩工而言直耶先生何過哉濟
權臣之威亦稔其惡先生成小人之名未若小人
成先生之名先生何過哉未幾時相俎先生得歸
又未幾上陵祚初召除國子監簿再召除直敷
文閣年餘九十耳目聰明賦詩作文不見老人摧

頽之氣朝廷想聞其風采天下誦傳其詩禍先生
者何知其非福先生乎嗟乎天人之理其紊也或
勝之其定也或正之不觀其定而觀其紊則古之
聖賢厄於小人者皆過也獨先生之過也乎先生
王氏諱庭珪字民瞻登政和八年第調茶陵丞以
上官不合棄官去隱居廬溪者五十年自號廬溪
真逸少嘗見曹子方得詩法蓋其詩自少陵出其
文自昌黎出大要主於雄剛渾大云清江劉清之
子澄評先生之文謂廬陵自六一之後惟先生可
繼聞者躋焉先生之孫澹及曾孫徵及其門人劉

江詮次先生之詩文凡若干卷將刻棗以傳而太守朱公子淵復刻其詩於郡齋澹屬某序之某嘗侍先生之杖屨聞先生之誨言者欲辭敢哉溥熙戊申九月晦日門人朝奉大夫新知筠州軍州事揚万里序

西溪先生和陶詩序

余山墅遠城邑復不近廛市兼旬不識肉味日汲山泉煮湯餅儻以寒壑主以脫粟紛不及目翳不及耳余心裕如也偶九日至呼兒問有酒乎曰秫不登無所於釀余仰屋喟曰安得白衣人乎已而

所親送至新醕余欣然又問有菊乎曰秋未涼菊亦未花余又喟曰既得隴復望蜀可乎因悠然獨酌取儿上文書一編觀之乃余七友西溪先生和陶詩也讀至九月閑居淵明云塵爵耻虛罍寒花徒自榮東坡和云鮮鮮霜菊豔溜溜糟床聲西溪和云境靜人亦寂觴至壺自傾則又喟曰四者難并之歎今古如一丘之貉也兒起而請曰東坡面溪之和陶孰似余曰小兒何用強知許事淵明之詩春之蘭秋之菊松上之風澗下之水也東坡以烹龍庖鳳之手而飲木蘭之墜露餐秋菊落英者

也西溪操破琴斲絃以寫松風澗水者也似與不似余不得而知也汝盍於淵明手問焉西溪之子偉及其猶子湘送此集謁予序之因書此語于篇首云西溪劉氏諱承弼字彥純嘗再與計偕報聞則歸隱于安福之西溪今諫大夫謝公諤嘗倡郡士百千人列其孝行節義于朝有詔旌表其門閭淳熙戊申九月晦日友人朝奉大夫新知筠州軍州事楊万里序

彭文蔚補注韓文序

永明尉彭君文蔚與予同郡且同鄉舉自紹興癸

酉一別至淳熙戊申七月二十五日忽觸熱騎一馬來訪予於南溪之上道舊故相勞苦外文蔚喟然曰四民精其業者三而已惟士獨否道德之粹精義理之淵永姑未用擊考也句讀之不分訓故之不徹者麻竹如也因出其補注韓文八帙以示予上自先秦之古書下逮漢晉之文史近至故老之口傳旁羅遠摭幽討明擇殆數萬言於是韓子之詩文雅語奇字發擿呈露無餘秘矣如援順宗實錄而知上李實書之有旨攬唐史本傳而知送鄭權序之有負至於城南聯句抹月切泓等語怪

奇不可理曉者按證益白他難以悉數是有補於後學為不少也昔程子以姜里操為韓子得文王之心以軻死不得其傳為韓子見之識之之大此固讀韓文之大觀遠覽也而文蔚之注亦獨可廢乎學者以文蔚之注求程子之意而讀韓子之文韓子猶曰小得意則人小笑之大得意則人大笑之是後世終無韓子乎後世有韓子韓子之幸也後世無韓子韓子幸乎哉文蔚屬予序之因書其說文蔚尚有春秋指掌集義二書子恨未見也當再拜以請誠齋野客揚万里序

約齋南湖集序

初予因里中浮屠德璘談循王之曾孫約齋子有能詩聲余固心慕之然猶以為貴公子未敢即也既而訪陸務觀於西湖之上適約齋子在焉則深目顰蹙寒肩臞膝坐於一草堂之下而其意若在岩岳雲月之外者蓋非貴公子也始恨識之之晚既而又從允延之京仲遠過其所居曰桂隱者於是盡出其平生之詩蓋詩之臞又甚於其貌之臞也大抵祖黃陳自徐蘓而下不論也延之仲遠退而深嘉之余笑而不言二君曰子奚笑約齋子余

曰彼其先王翼真主以再造王家大忠高勲塞兩儀而貫三光為之子若孫者謂宜掉馬箠鳴孤劍略中原以還天子若夫面有敵推之容而吻作秋蟲之聲與陰何郊島先登優入於飢凍窮愁之域此我輩寒士事也顧汲汲於此而於彼乎悠悠爾此余之所以笑約齋子也二君曰子之笑約齋子祇所以嘉約齋子歟余出守高安約齋子寄其詩千餘篇曰南湖集且諭余序之乃書其說于篇首云約齋子張氏名鉉字功父溥熙己酉四月庚辰誠齋野客廬陵楊万里序

易外傳序

易者何也易之為言變也易者聖人通變之書也何謂變蓋陰陽太極之變也五行陰陽之變也人與萬物五行之變也萬事人與萬物之變也古初以迄于今萬事之變未已也其作也一得一失而其究也一治一亂聖人憂焉幽觀其變湛思其通而逆細其圖易之所以作也易之為言變也故易者聖人通變之書也其窮理盡性其正心修身其齊家治國其處顯其僚窮其居常其遭變其參天地合鬼神萬事之變方來而變通之道先立變在

彼變變在此得其道者坐可哲慝可淑清可福危
可安亂可治致身聖賢而躋世泰和猶反手也斯
道何道也中正而已矣唯中為能中天下之不中
唯正為能正天下之不正中正立而萬變通此二
帝三王之聖治孔子顏孟之聖學也後世或以事
物之變為不足以櫻吾心舉而捐之於空虛者是
亂天下者也不然以為不足以遁吾術挈而持之
以摧譎者是愈亂天下者也然則學者將欲通變
於何求通曰道於何求道曰中於何求中曰正於
何求正曰易於何求易曰心愚老矣嘗試與二三

子講之二三子以為愚之言乎非也愚聞諸先儒
先儒聞諸三聖三聖聞諸天淳熙戊申八月二日
廬陵楊万里謹序

誠齋江湖集序

予少作有詩千餘篇至紹興壬午七月皆焚之大
槩江西體也今所存曰江湖集者蓋學後山及半
山及唐人者也予嘗舉似舊詩數聯於友人尤延
之如露窠蛛卹緯風語燕懷春如立岸風大世還
舟燈小明如踈星煜煜沙貫日綠雲擾擾水舞苔
如坐忘日月三杯酒卧護江湖一釣船延之慨然

日焚之可惜子亦無甚悔也然焚之者無甚悔存
之者亦未至於無悔延之曰詩何必一體哉此集
存之亦奚悔焉舊所存者五百八十首大兒長孺
再得一百五十八首於是併錄而序之云同郡之
士永新張德器妻求之不置因以寄之淳熙戊申九
月晦日誠齋野客揚万里序

誠齋荆溪集序

予之詩始學江西諸君子既又學後山五字律既
又學半山老人七字絕句晚乃學絕句於唐人學
之愈力作之愈寡嘗與林謙之屢歎之謙之云擇

之之精得之之艱又欲作之之不寡乎予唱曰詩
人蓋異病而同源也獨予乎哉故自淳熙丁酉之
春上墜壬午止有詩五百八十二首其寡蓋如此
其夏之官荆溪既抵官下閱訟牒理邦賦惟朱墨
之為親詩意時徃日來於予懷欲作未暇也戊戌
三朝時節賜告少公事是日即作詩忽若有寤於
是辭謝唐人及王陳江西諸君子皆不敢學而後
欣如也試令兒輩操筆予口占數首則瀏瀏焉無
復前日之軋軋矣自此每過午吏散庭空即攜一
便面步後園登古城採擷杞菊攀翻花竹萬象畢

來獻予詩材蓋麾之不去前者未讎而後者已迫
渙然未覺作詩之難也蓋詩人之病去體將有日
矣方是時不惟未覺作詩之難亦未覺作州之難
也明年二月晦代者至予合符而去試彙其藁凡
十有四月而得詩四百九十二首予亦未敢出以
示人也今年備官公府掾故人鍾君將之自淮水
移書於予曰荆溪比易守前日作州之無難者今
難十倍不啻子荆溪之詩未可以出歟予一笑抄
以寄之云淳熙丁未四月三日廬陵楊万里廷秀
序

誠齋西歸詩集序

予假守昆陵更未盡三月移官廣東常平使者既
上二千石印綬西歸過姑蘓謁石湖先生范公公
首索予詩予謝曰詩在山林而人在城市是二者
常巧於相違而喜於不相值某雖有所謂荆溪集
者竊自薄陋不敢為公出也既還舍計在道及待
次凡一年得詩蓋二百首題曰西歸集錄以寄公
今復寄劉伯頌與鍾仲山淳熙丁未六月十五日
誠齋野客揚万里序

誠齋南海詩集序

予生好為詩初好之既而厭之至紹興壬午予詩始變予乃喜既而又厭之至乾道庚寅予詩又變至淳熙丁酉予詩又變是時假守毘陵後三年予落南初為常平使者復持憲節自庚子至壬寅有詩四百首如竹枝歌等篇每舉似友人尤延之延之必擊節以為有劉夢得之味予未敢信也潮陽劉渙伯順為清遠宰時嘗為予求所謂南海集四百首者至再見於中都伯順復請不懈乃克與之嗟乎予老矣未知繼今詩猶能變否延之嘗云予詩每變每進能變矣未知猶進否他日觀此集其

羨也乎其亦厭也乎予詩自壬午至今凡二千一百餘首曰江湖集曰荆溪集曰西歸集曰南海集曰朝天集餘四集伯順尚欲之他日當續寄也丙午六月十八日誠齋野客揚万里廷秀序

誠齋朝天詩集序

予游居寢食非詩無所與歸淳熙壬寅七月既嬰戚還家詩始廢至甲辰十月一日禫之徒月也大兒長孺請曰大人久不作詩今可作矣予感然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詩詩必頽善如爾之請也是日始擬作進士題後二十七日拜除

召之命後十日就道入京道塗莖莖得二十餘詩
然自覺其扞格不如意蓋哀未忘故也既至中都
就列庀職明年二月被 旨為銓試考官與友人
謝昌國倡和忽混混乎其來也至丁未六月十三
日得故人劉伯順書送所刻南海集來且索近詩
於是彙而次之得詩四百首名曰朝天集寄之云
誠齋野客揚万里序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八十終

誠齋集卷第八十一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序

誠齋江西道院集序

某昔歲四月上章丐補外 壽皇聖帝有旨畀郡

尋賜江西道院蓋山水之窟宅詩人之淵林也既

抵官下二百有八旬有四月 皇上詔令奉計詣

北闕駿奔道塗踰月乃至 脩門道中得詩可百

許首乃併取歸塗及在郡時詩錄之凡二百有五

十首折為三卷目曰江西道院集先是舟經釣臺

地主故人陸務觀載酒相勞於江亭之上索誦近詩因舉兩度立朝結局之句務觀大笑曰立朝結局此事未可料朝天集真結局矣因併書之自笑云淳熙己酉十月三日誠齋野客廬陵揚万里序

霍和卿當世急務序

予淳熙甲辰十二月初識霍和卿於監察御史謝昌國之賓塔稠人中未之奇也既同見昌國和卿先退昌國留滄茶小語因曰適某客識之否有一書曰當世急務者嘗見之否予即借之以歸夜吹燈細讀之不覺起立曰此秦少游何去非之亞匹

也今世有此奇士而我獨不知非恨與幸識其人又見其書未恨也予嘗見有居里而林於宅者既荒且孤又不幸有盜焉與之同是里不惟同是里又鄰是宅或甚居者曰益垣焉門焉蓋甲而衛焉或曰垣乎衛未若門乎衛之易也或曰門乎衛未若廡乎衛之力也且夫盜在吾里吾猶卻之里之外盜迫吾鄰吾猶卻之里而又以門易垣以廡易門乎而三言者乃爾為主入者將初者之從乎抑中者終者之從乎此不待仲尼子弓而後知其不可也今也駸駸焉自里而鄰矣自鄰而垣自垣

而門矣而為之計者日持中者終者之說而詆初者日迂不殆於以家為戲乎哉和卿此書蓋初者之計也孰有持是書獻之手吾相而勿日迂乎爾進之手吾君而勿日迂乎爾予猶有賀焉不然中者之說行矣乎未可知也終者之說行矣乎亦未可知也非予所敢賀也予既為之序又以告當世之君子於斯三言者宜亦審其擇也乎雖然不中者終者之從而從其初者其亦止於此乎哉日其猶有焉家人之睦若睽也子弟之良若寇也甲者之競若羸也與其貲之窶若裕也和卿之書愚之

蓋詳矣其亦止於此乎哉日猶有焉和卿名麓京口人登隆興元年進士第自軍器監丞出知盱眙軍今在盱眙已酉十二月十三日廬陵楊万里序

誠齋朝天續集序

余隨牒倦游登九疑探禹穴航南海望羅浮渡鰲溪蓋太史公韓退之柳子厚蘓東坡之車轍馬跡余皆略至其地觀余詩江湖巔海之山川風物多在焉昔歲自江西道院召歸冊府未幾而有廷勞使客之命於是始得觀濤江歷淮楚盡見東南之奇觀如渡揚子江二詩余大兒長孺舉似於范石

湖九梁溪二公間皆以為余詩又愛余亦不自知也既竣事歸報得詩凡三百五十餘首目之以朝天續集鄉友寓長沙劉純先來訪索余近詩因以此集并江西道院集併舊朝天集遺之俾攜以示其兄炳先余詩自壬午至今凡七集近三千首云紹熙元年四月九日誠齋野客廬陵揚万里序

誠齋江東集序

紹熙庚戌十月予上章句外蒙 恩除江東副漕辭行諸公間參政胡公笑勞曰誠齋老子是行天不以其欠江東集耶予謝不敢當也既出脩門友

人輩豐追送予於舟次因舉似胡公語且自笑曰金陵六朝故國句固未易着又經半山品題著句亦未易豐曰先生何畏焉鍾山吾師也石城大江豈欺我哉金陵之勝絕固也抑詩家未有勅者歟有勅者則與半山並驅詩壇未知風月當落誰手先生何畏焉予復謝不敢當也既抵官下再見夏時因集在金陵及行部廣德宣池徽歙饒信南康太平諸郡所作得詩五百首乃命曰江東集以寄劉炳先繼先伯仲壬子五月二十五日誠齋野客揚万里序

羅氏一經堂集序

本朝三舍養士之盛至宣政間極矣是時廬陵有
鄉先生曰羅天文以詩學最高學者爭從之在庠
序從之傾庠序在鄉里從之傾鄉里蓋來者必受
受者必訓訓者必成也於束脩之間雖不卻亦不
責徃徃貧者從之多於富者之從之也嘗薦名至
京師報聞而歸自是不復試有司建炎戊申其仲
子上行始登第紹興丙戌其長孫全略又登第後
幾年其孫維藩維翰同年又登第後幾年其孫全
材又登第後幾年其孫全德又登第後幾年其曾

孫瀛又登第至於薦名者上達先生之長子也曰
維申曰孚皆先生之孫也曰澣亦先生之曾孫也
維申以特奏名得官上達之子瀛之父也自先生
至瀛薦名登第皆以詩學猗歟盛哉予觀鄉里士
大夫之家蓋有儒其躬而農其子者矣蓋有儒其
子而農其孫者矣蓋有儒其躬儒其子儒其孫而
農其曾孫者矣如先生儒其躬又儒其子又儒其
孫又儒其曾孫不亦鮮乎哉天下之事不積不精
不傳不永如先生之家以詩學世相傳焉所謂積
而精傳而永者歟里之士見其素儒之盛明經之

專爭求其以經義對有司之文而謁余叙之因名以羅氏一經集予之於天文親也猶李漢之於昌黎云叙其可辭紹熙元年六月十日朝議大夫試秘書監兼實錄院檢討官楊万里序

千巖摘藁序

士飽乎學而不療腹之飢肥乎德而不抹妻子之瘠茲謂貧列禦寇黔婁是也才經天下而一身之不達名垂百世而當時之不逢茲謂窮仲舒馮衍是也人孰無耦已則鰥居人孰無承已則哭子茲謂灾子夏莊周是也吾身之可樂也非吾身之可

樂也身安之可樂也一月不安則是身者吾之憂也豈惟吾之憂抑亦吾之仇茲謂疾冉伯牛左丘明是也今使惡人之憎夫人也憎之矣不必窮之可也窮之不必貧之可也窮之矣又貧之矣不必灾之可也窮之矣又貧之矣又灾之矣不必疾之亦可也有併舉其四不必而集之於一身借曰其人之惡其忍憎夫人而屬之至此極乎人且不忍也天其忍乎吾友蕭東夫余初識之於零陵一語意合即襍被往其館與之對床時天暑東夫詰朝欲蚤行五鼓東夫先起吹燈明滅搔首若有營者

余亦起視之蓋東夫作詩一章以贈余別也余即和以答賦東夫喜曰定交如定婚吾與子各攜去一紙自是別去各不相聞者十有六年淳熙丁酉余出守毘陵東夫丞龍川相遇于上饒之西郊一揖而別後二年余移廣東常平使者東夫官滿歸訪余於南溪之敬廬自是吾二人者不再見至今頃廣西提點刑獄嘗闕負丞相王公問余孰可余以東夫對丞相驚曰子亦知東夫乎吾深知之何俟子言子不知乎東夫病矣嘗使守峽州不能行蓋東夫既不達又貧又疾又喪其妻若子今惟一

子與諸孫在耳此惡人之憎東夫者不忍舉前之所謂回不必者而集之東夫之一身者也天其忍乎人不忍而天忍焉忍其一復忍其三吾知天之必不然也必不然而然焉吾何以知其忍不忍然不然哉雖然東夫以蓋代之氣經世之才驚人之詩室其二亨其一安知夫天之不私東夫乎專其私尤其忍東夫其忍乎余至金陵之一月呼中男次公而告之曰東夫可念亟遣騎以書候之東夫答余書其辭充然自得其意怡然自樂寄詩一編曰千巖摘藁屬余序之若未嘗窮且貧且疾者

說齋集卷之二
余媿謂次公曰東夫甚樂而不憂余淺之為大夫也余何足以知東夫哉余嘗論近世之詩人若范石湖之清新尤梁溪之平淡陸放翁之敷腴蕭千巖之工致皆余之所畏者云紹熙辛亥九月七日友生誠齋野客廬陵楊万里謹序

雪巢小集後序

雪巢小集天台林憲景思之詩也梁溪先生尤延之既序之矣景思復徵余序其後景思之詩似唐人信矣延之論也然至如挑花飛後揚花飛揚花飛後無可飛天空霜無影等句超出詩人準繩之

外其遐不可追其卑不可跂矣使李太白在必一笑領此句也似唐人而已乎然延之深愛景思之才而深惜其窮至謂豈發造化之秘而天惡此耶又謂富貴者人之所可得而才者天之所甚靳既取所甚靳則不兼其所可得又謂才者致窮之具人何用得此而天亦何用靳此有未易以理曉者余嘗摘此語以唁景思曰子何必以才而致窮耶子何必發天之所秘而逢天之所怒耶子何必爭天之所靳而不取人之所可得者耶景思笑曰子不見唐人孟郊賈島乎郊島之窮才之所致固也

然同時之士如王涯賈餗豈不富且貴哉當郊島
以飢死寒死涯餗未必不憐之也及甘露之禍涯
餗雖欲如郊島之飢死寒死不可得也使郊島見
涯餗之禍涯餗憐郊島乎郊島憐涯餗乎未可知
也子不見本朝黃秦乎曾直貶死宜州少游貶死
藤州而蔡京王黼相繼為宰相貴震天下當黃秦
之死王蔡必幸其死及王蔡之誅黃秦不見其誅
使黃秦見其誅亦必不幸之也然黃秦不幸王蔡
之誅而天下萬世幸之王蔡幸黃秦之死而天下
萬世情之然則黃秦之貧賤王蔡之富貴其究何

如也且彼四子之富貴其得者幾何而今視之不
啻如糞土而此四子之貧賤所得者如此今與日
月爭光可也然則孰可願孰不可願乎亦未可知
也今吾不才豈敢擬郊島黃秦而吾之窮有甚於
郊島黃秦吾何幸得與郊島黃秦同其窮而不與
涯餗王蔡同其達而子為我願之乎且吾與詩人
同爭夫天之所靳是天之橫民也同犯夫天之所
惡是又天之橫民也治橫民者宜以橫政既與詩
人同為橫民又欲不與詩人同受橫政可乎余賀
之曰子既無遺力以取所靳無懼心以犯所惡無

然言以安所致然則延之為君惜延之過也余舉
延之語以唁君亦過也然君心欲專享詩人所謂
才之所致者而不顧不悔以不辭造物之橫政亦
過也子盍持此語再見延之為余問之

順寧文集序

余紹興己卯之冬負丞永之零陵則聞有大夫士
為永之決曹掾以與太守爭議獄而棄官去者曰
劉子駒余固起敬恨未識也偶過張敬夫談間及
子駒敬夫曰子駒之去無所於歸亦無所於食則
之其先人之墓次而廬焉嘗有師桂林者是時秦

太師之勢震天下帥其客也一日因賓贊寓公集
府庭則大唱曰某日之夜去城一舍所其驛曰秦
成者有光屬天某願與諸君賦之將以聞焉坐皆
曰唯唯不賦者二人曰李成叔其一則子駒也余
益起敬敬夫曰子駒行且來此未幾果來魏國忠
獻張公時尚居永館子駒于所居之精舍曰讀易
堂公未嘗館士于此也余於是初識子駒瞻其容
寂如也聽其言藹如也初若不可親而久若不可
離其殖學源委茫乎有所不可窮而其論事根據
確乎有所不可易余猶記其一二如謂渡江以來

立法端有至當者若大比試藝之日天下郡國同
以仲秋之望是已使立法皆然豈不簡而易守余
每思斯言每懷斯人也子駒沒後十有三年余官
于金陵子駒之猶子無玷遺余書曰伯父有文二
十卷目曰順寧集湘中學者欲屬士人劉光祖刻
橐以傳矣而未有題號其指義者伯父之交游盡
矣惟君在耳君其毋遜余得其文集且披且吟則
見其文之似其容其味之似其言也仲尼所謂有
德者必有言其子駒之謂乎子駒諱芮河間人忠
肅丞相之曾孫讀易先生之孫其學蓋得之孫奇

父尹和靖終官刑部員外郎湖南提點刑獄卒年
七十有一大氏子駒長於嗜古而短於諧今工於
料事而拙於售世遇合之訕而幽獨之伸流靡之
憎而強毅之悅故其仕落落而其心優優云

唐李推官披沙集序

予生百無所好而顧獨尤好文詞如好好色也至
於好詩又好文詞中之尤者也至於好晉唐人之
詩又好詩之尤者也予於天下士大夫家及入三
館傳唐詩數百家多至百千篇寡至一二篇自謂
三百年間奇詭詭寶略無遺矣晚識李兼孟達於

金陵出唐人詩一編乃其八世祖推官公披沙集也如見後却無語別來長獨愁如危城三面水古樹一遍春如月明千嶠雪灘急五更風如煙殘偏有焰雪甚却無聲如春雨有五色灑來花旋成如雲巖山色晴還媚風約溪聲靜又回如未醉已知醒後憶欲開先為落時愁蓋征人淒苦之情孤愁窈眇之聲騷客婉約之靈風物榮悴之英所謂周禮盡在魯矣讀之使人發融冶之驪於荒寒無聊之中動慘戚之感於笑談方憚之初國風之遺音江左之異曲其果弦絕而不可煎膠歟然則謂唐

人自李杜之後有不能詩之士者是曹丕火浣之論也謂詩至晚唐有不工之作者是栢靈寶哀梨之論也或曰推官之詩子能辨之子之言將使誰辨之曰嗟乎後世有曹丕無靈寶推官公其已矣予則有憂也不然推官公其已乎予何憂哉推官公諱咸用唐末人也孟達請予序之後二年乃能書以寄之孟達亦能詩殊有推官公句法云紹熙四年十一月既望誠齋野客廬陵楊万里序

通鑑韻語序

司馬文正公資治通鑑之書學者讀之孰不有席

卷篇帙包舉事辭囊括百代并吞千載之心然其
涯也浩則其記覽也艱其緒也紛則其誦數也苦
此學者通病也臨川黃君日新齊賢陟彼藥山瞻
彼令芳既擷而蘄之復導而泐之既磴而屑之復
揉而劑之舉二百九十四卷之書一千三百六十
二年之事而納之於四言之詩目曰通鑑韻語既
成以書走六百里緘其副寄予且介良齋先生之
書求予序之予曰是書不出而傳學者是書苟出
而傳學者可以咏可以絃可以欣可以慨昔也病
記覽之艱今則艱者夷昔也病誦數之苦今則苦

者憚然則齊賢三十年成之之勞學者一日饗之
之逸也齊賢無負於學者矣紹熙癸丑十二月二
十四日誠齋野客廬陵揚万里序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八十二

序

石湖先生大資參政范公文集序

予疇昔之晨與客坐堂上遙見一健步黃衣負一笈至庭下呼而諏其奚自曰自參政公范氏也發其笈公之文集在焉索其書讀之則公之子莘叩頭請曰莘不天不自賈越而先公一夕奄忽棄其孤莘欲死而不敢者有先公付託之重任在方先公之疾而未病也日夜手編其詩文數年成集凡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若干卷速將易簣執莘手而授之且曰吾集不可
無序篇有序篇非序篇寧無序篇也今四海文字
之友惟江西揚誠齋與吾好且我知微斯人疇可
以囑斯事小子識之若莘則何敢請而先公之治
命不敢墜惟先生哀而諾之予執書抱遺編而泣
曰万里與公同年進士也公先進至為朝廷大臣
與天子論道發政坐廟堂進退百官而万里環堵
荒寒之士也何敢與公交公不我薄陋而辱友之
万里不敢拒公亦不敢以執政俟公也今忍死了
寧之託其敢辭初公以文學材氣受知 壽皇自

致大用至杖漢節使強虜即其庭伏穹廬不肯起
袖出私書切責之君臣大驚有自階闥之壁竊位
樞臣者其勢方震赫公沮之竟不奉詔而去其所
立又有不允者矣若夫劇心於山水風月之場彫
龍於言語文章之囿此我輩羈窮酸寒無聊不平
之音也公何必能此哉古語曰爭名者必於朝爭
利者必於市是二人者使之以此易彼二人者其
肯乎哉非不肯也不願也非不願也亦各樂其樂
也詩人文士挾其所樂足以敵王公大人之所樂
不啻也猶將愈之故王公大人無以傲夫士而士

亦無所折於王公大人今日乃自屏其所可樂而
復力爭夫士之所甚樂所謂不虞君之涉吾地者
其不多取乎然公之詩文非能工也不能不工耳
公風神英邁意氣傾倒拔新領異之談登峯造極
之理蕭然如晋宋間人物他人憂憂吃吃而不能
出諸口者公曠呻噫欠之間粹然談笑而道之則
其詩文之工豈十日一水五日一石之謂也哉甚
矣文之難也長於臺閣之體者或短於山林之味
諧於時世之嗜者或漓於古雅之風牋奏與記序
異曲五七與百千不同調非文之難兼之者難也

至於公訓誥具西漢之爾雅賦篇有杜牧之之刻
深騷詞得楚人之幽婉序山水則柳子厚傳任狹
則太史遷至於大篇決流短章歛芒縵而不釀縮
而不儻清新嫵麗奄有鮑謝奔逸雋偉窮追太白
未其隻字之陳陳一倡之嗚嗚而不可得也今四
海之內詩人不過三四而公皆過之無不及者予
於詩豈敢以千里畏人者而於公獨歛衽焉於是
文士詩人之難者易偏者兼矣其不盛矣乎嘻人
琴今俱亡矣廣陵散今此聲遂絕矣惠子不生莊
子不死復何道哉復何道哉公之別墅曰石湖山

水之勝東南絕境也 壽皇嘗為書兩大字以揭
之故號石湖居士云公諱成大字至能世為姑蘇
人其世次言行職官則有少保大觀文大丞相益
國周公之銘詩在紹熙五年六月十一日誠齋野
客廬陵揚万里謹序

羅允中尚書集說序

六經易之外惟書最古而其事最明其辭最直其
道最易行也然自伏生以放于今學者每病乎通
之難者何也訓故家者流曰象必有類義必有比
不擇其象其類其肖也不解其義其比其若也其

學能使人由類以釋象由比以解義及膠者為之
若問津焉取信於告者之味而不取至於行者之
趾不迷焉則窮焉義理家者流曰訓故糟粕也義
理精醇也守訓故忘義理是味糟粕而忘精醇也
其學能使人自流而沂源及甕者為之至指秫稻
為糟粕而水泉為精醇廢秫而飲泉以求旨酒之
味可乎師傳家者流曰梓必般非必秋而况經乎
其學能使人不以今薄古不以已廢人及蚩者為
之如得曹氏食野葛張老食葶之方秘而藏之他
日遇疾出而試之有不殺人者乎心會家者流曰

道欲自得其有養者雖盡善猶非自得而況未必
盡善乎其學能使人見獨而超詣及鑿者為之如
幻人之吐火可懼也不可以燎也今有人合是四
家者流而一之為訓故而不膠為義理而不衡為
師承而不蚩為心會而不鑿去四家者之短而集
四家者之長使學者兼四家者之善而愈四家者
之病其惟吾友羅惟一允中尚書集說之書乎尚書
集說者集諸家之說也自孔氏疏義而下八九家
與焉大抵存其大槩而通其精微去其抵牾而合
其通達至於文意自相矛盾者則又出已見以補

其缺易其說以達其意如論正錯之說謂賦之有
九等者以九州相推比言也賦之有錯者以四州
相推比言也如論三江之說謂天下之物皆五行
也五行一陰陽也陰陽散於五行五行散於事物
其本一也其本既一豈有不可合哉如論伊尹放
太甲之說謂伊尹初未嘗放其君曰放者使君居
憂於外古無是禮以明天下之大法也蓋大申之
縱欲敗度女子小人導之也居憂於桐則女子小
人不得以熒惑之矣三年喪畢則奉之以歸故夫
子序書不曰思庸復歸于亳而曰復歸于亳思庸

如論有一于此未或不亡之說謂譬之一身五藏六腑其一受病則其五六相傳五六皆傳則死矣一心之病亦猶是焉愛身者不可以一藏之病為未必死而不懼愛國者不可以一事之失為未必亡而不憂此說予尤愛之可以為有國者之上藥已足皆先儒所未有之說而允中之所自叙得者也允中自叙謂去古雖遠前聖賢雖不可作而受中秉彛根於人心者不可泯也惟一豈敢多遜哉士友皆謂其言信而非矜云年月日誠齋野客楊万里廷秀序

送郭才舉序

人之聰明有不用無不達也不用而不達咎在不
用用而不達咎在不精用而精精而達物何堅而
不攻理何幽而不窮哉今夫日星行於天漏刻製
於人製者有限而行者無窮也而精於數者乃能
以吾有限之器而推夫無窮之行然則天亦不能
逃於人手哉吾友人郭克明之子才舉書生也以
賣文授徒為生產作業今乃得耿中丞張平子之
學製一器於此而盡天行於彼使夫二曜五緯二
十八經崑崙旁礴於三十萬里之間其行也止也

常也變也皆不遁吾盈尺之器是何從而來哉曰
古人之法也然古人之法常存而古人之意不傳
何也豈非吾之聰明有用有不用有精有不精故
耶才舉所謂用其聰明而精者也然則以吾之聰
明而用焉用而精焉於以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孔子之學而曰有不達者可乎然彼之學宜難而
易此之學宜易而難何也予於是乎有感慶元丁
巳二月既望誠齋野客楊万里序

杜必簡詩集序

吾州戶曹掾趙君彥法以公事行縣因訪予於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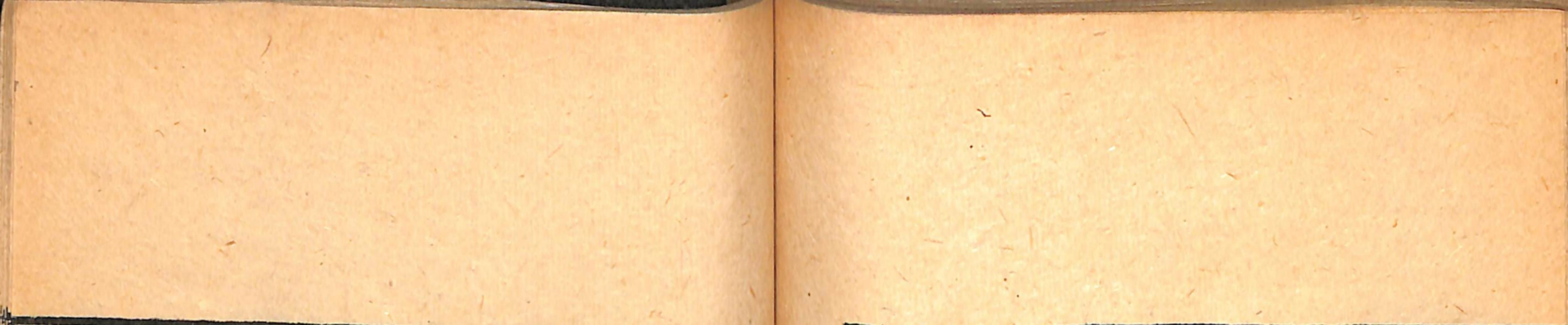
溪之上贈予七言古詩一篇命意高秀下語有氣
力予驚異焉則勞之曰豫章代出詩人今君家進
賢山谷江西之派今有人矣吉州司戶官雖小曾
屈詩人杜審言予於趙君亦云君曰寒廳有此詩
人而無其集非缺歟近已旁搜遠摭得其詩四十
二首將刻棗印印以傳諸好詩者且以為寒廳之
寶玉大弓願得先生一言以叙其說予謝曰逢澄
江而不敢詠者詩人畏謝功曹也予於必簡獨無
畏乎必簡先賢予後學一也唐人詩國朝諸公尚
宗之况予乎二也必簡之師其競已甚又有少陵

以為之孫遂建大將鼓旗以出獨主百世詩人之
夏盟無是孫有是祖予猶畏之况逢是祖挾是孫
乎三也鳥無世鳳獸無種麟王仲任自以其言為
至矣然山谷之父少陵之祖可曰寧有種哉今觀
必簡之詩若牽風紫蔓長即水荇牽風翠帶長之
句也若鶴子曳童衣即儒衣山鳥怪之句也若雲
陰送晚雷聲忽送千峯雨之句也若風光新柳報
宴賞落花催即星霜玄鳥變身世白駒催之句也
予不知祖孫之相似其有意乎抑亦偶然乎至如
徃來花不發新舊雪仍殘如日氣抱殘虹如愁思

看春不當春明年春色倍還人如飛花攪獨愁皆
佳句也三世之後莫之與京也宜哉然則仲任之
言未必然也然必簡之後有子美而子美之後宗
文宗武皆無聞焉則仲任之言夫豈不然矣乎趙
君其為我商畧焉慶元乙卯熟食日誠齋野客揚
万里序

定齋居士孫正之文集序

大江之南郡國以多士名者莫廬陵若也每大比
興能士之群試于有司者至於盈數蓋有過之無
不及也故以儒名家而世業者尤多其間如廬陵



印岡之羅吉水蘭溪之曾龍泉之孫又世於儒之
尤者也至於連年收科相望者羅氏七人曾氏四
人而孫氏三人孫氏視二人若加少然三氏者或
散而群從至於同產三人相繼收科者惟羅氏之
仲謀仲謨仲憲及孫氏之從之正之會之而已此
又盛之尤者也然仕之盛者羅氏唯一人今為二
千石曾氏一人為二千石一人今為右史而孫氏
則一人為二千石一人為天官小宰豈不又盛矣
哉孫氏三人以文行相高以聲名相摩將皆光顯
矣而正之獨不幸蚤世豈不甚痛矣哉始予與從

之尊公立誼大夫同薦于卿既又與從之同薦相
識最早晚乃識正之於中都是時歲在辛卯正之
來詣太常奏名試集英殿下考官國子司業林謙
之得其所對制策驚曰此王符潛夫崔寔政論之
作也將寘之異等而其中用魏鄭公名遂不果然
林公見予每屢歎不一歎也正之自是名滿中都
朝士以不識為恨正之既與予別學日益進文日
益奇名日益著其文雅而肆工而不瑣多至百千
言寡至數語皆切於理不迂於事適於用不惟其
辭讀之沛然若決九川趾四海有不可禦之勢徐

而察之無一辭半語越準繩踰律令者此集是已
淳熙戊申予與從之同在三館初得之既喜其文
復悲其人不幸而未有逢也未有逢可也未有逢
而少假之年獨不可歟既無逢於人復無逢於天
予是以重悲之後之覽斯文者必有與予同其悲
者矣必有悲之甚於予者矣雖然同歸於盡物之
究也使正之富貴壽考得志於一世其究不歸於
盡哉彼皆歸於盡此獨有不盡者予又何悲焉正
之名逢年正之其字也享年四十五終官從政郎
南安軍上猶縣令自號定齋居士云慶元乙卯十

二月朔誠齋野客揚万里序

眉山任公小醜集序

紹興丙子 高宗皇帝厲精更化載震乾剛有赫
離明總攬福威四闡言路廩廩乎慶曆元祐之未
遠也而士習壞墮禁莫先發眉山任公來自遠方
歷詆諸公移書執法詭以死義其言劇切痛心刮
骨見者朗誦聞者遞告傳之紙貴於是任公之名
一日滿四海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想見其風采
予時為贛之掾曹既恨不得端拜其人而師尊之
又恨當時未大用之以咸唐虞而登禹湯也後三

十年予為丞相府長史而公之子今新安史君寺丞清叟時為掌故一見傾豁定交首問公無恙則已即世久矣問公終官何曹則內不過奉常簿正攝尚書郎外不過祥刑使者而已問公之文集則細羅放失詮次未就也蓋予之昔恨未有以釋之而反增益之也予與寺丞公別又十年今年三月七月寺丞公自新安不遠二千里走兩騎以書抵予曰執事嘗問先集今已編就矣執事既愛敬先君歎恨不置愛其父及其子愛其人及其文今以一編寄執事執事愛之執事不序之不可也予

再拜而三讀之蓋其五七遽於追古其四六闕於騁步其千百長於論事大畧詩文孤峭而有風稜雄健而有英骨忠慨而有毅氣蓋將與唐之貞元元和本朝之慶曆元祐諸公競轡而先路非近世陳陳相因累累隨行之作也或謂以公之賢且文而不遇惜也有三病焉其此故之以歟賦性病太剛立朝病太直作文病太奇是公之三病也然茲三病者他人病其一猶足以高一時而名後世況於三手公今病其三坐此以不遇固也然使公於斯三病者去其一而其名減去其二而其德襄去

其三而其傳泯則是去三病而得三病也公諱盡
言字元受忠敏公諱伯雨之孫待制公諱象先之
子至清叟家學不替今四世云慶元庚申誠齋野
客廬陵楊万里謹序

三山陳先生樂書序

宋自 藝祖基命順應天人 太宗集統清一文
軌 真宗懿文倬彼雲漢 仁宗深仁天地大德
英宗廣淵克肖四聖至于 神宗厲精天綱發憤
王道丕整制作緝熙百度集五朝之大成出百王
而孤雄聲明文物煥乎有章相如所謂五三六經

之傳揚雄所謂泰和在唐虞成周不在我宋熙豐
之隆其將焉在於是太常博士臣陳祥道上體
聖意作為禮書一百有五十卷其弟太學博士臣
暘作為樂書二百卷然未就也至 哲宗時祥道
以禮書獻至徽宗時暘以樂書獻中更多難二書
見之者鮮焉今年二月丙子朝奉大夫權發遣建
昌軍事三山陳侯岐送似樂書一編以書抵万里
曰岐學殖荒落稽古刺經則岐豈敢然幼師先君
樞密嘗因請業而問焉曰士奚若而成於樂先君
曰聖門之樂驟而語未可也抑從先儒而問津焉

則鄉先生陳公晉之有樂書在小子志之岐自是
求其書老而後得之舒鼎昭兆不足為古瑾單紀
亂不足為珍然不敢私也是用刻棗與學者公之
願執事發揮而潤色之以詮次于先生序篇之左
方俾學者有稽焉万里發書披編而三讀之蓋遠
自唐虞三代近逮漢唐本朝上自六經下逮子史
百氏內自王制外逮戎索網羅放失貫綜煩悉放
鄭而一之雅引今而復之古使人味其論玩其圖
忽乎先王金鐘天球之音鏘如於左右也察乎前
代鷺羽玉戚之容躍如於前後也後有作者不必

求之野證之於杞宋而損益可知焉讀之至女樂
之篇曰女樂之為禍大矣齊人遺魯孔子行秦人
遺戎由余去晉出宋禕帝疾愈虞受二八邦政乱
則執編而歎曰鏘哉言乎其有國者之膏肓而醫
國者之玉札丹砂乎斯人也不有斯疾也上也斯
人也有斯疾也而服斯藥也次也斯人也有斯疾
也而吐斯藥也無次矣慶元庚申其位揚万里謹
序

澹菴先生文集序

故澹菴先生資政殿學士忠簡胡公中興人物未

能或之雙也紹興戊午 高宗皇帝以 顯仁皇
太后駕未返不得已將以大事小屈尊和戎先生
上書力爭至乞斬宰相在廷大驚金虜聞之募其
書千金三日得之君臣奪氣知中國有人奉
皇太后以歸自是胡馬不南者二十年昔曾仲連
不肯帝秦秦軍聞之為却五十里後人疑之以為
說士之夸辭以今揆古古為夸以今觀今今亦夸
乎信所見疑所聞古今一也吾 宋之安強不以
百萬之師而以先生之一書後之人聞之者烏知
其不若今之人聞仲連之事者乎亦以為夸未可

知也若今之人親見先生之事則誰以為夸者今
事之夸與否可信與否不較也使後之人無所疑
於古之人者先生歟今不信古古奚病焉後不信
今必當有時而無不信矣逢其事思其人嗚呼先
生之功其遠矣哉先生之功其遠矣哉先生之文
肖其為人其議論闕以挺其記序古以刷其代言
典而嚴其書事約而悉其為詩蓋自觸斤時宰誕
寘巖海愁犹酸骨飢蛟血牙風呻雨喟濤譎波詭
有非人間世之所堪耐者宜芥於心而反昌其詩
視李杜夜郎夔子之音益加恢竒云至於騷辭涵

茫蘄萃鉢劇刻屈扶天之幽洩神之瘦槁臞而不
瘁恫愀而不懟自宋玉而下不論也靈均以來一
人而已是數者得其一猶足以行於今而傳於後
而况萃其百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先生既沒
後二十年其子瀛與其族子渙族孫秘哀輯先生
之詩文七十卷目曰澹菴文集欲刻板以傳貧未
能也之官中都舟過池陽太守蔡侯必勝相見因
問家集慨然請其書刻之命郡文學周南董振之
學錄何巨源校讎之未就而蔡侯移守山陽雷侯
孝友顏侯儀踵成之嗟乎先生功被于中國名震

于夷狄文範于學者學者得其片言半簡猶寶之
師之未見其書之全何可得也今三侯獨能刻而
傳之以幸學者夫先生此集為之百年而始成使
學者得之今乃一日而盡見三侯之用心可不謂
賢矣哉而蔡侯首發其端可不謂又賢矣哉万里
嘗學於先生者先生之言曰道六經而文未必六
經者有之矣道不六經而文必六經者無之先生
之文其所自出蓋淵矣乎而万里何足以知之先
生廬陵人諱銓字邦衡澹菴其自號也若其世繫
歷官行事則丞相益國周公書于神道碑矣慶元

已未八月二十八日門人通議大夫寶文閣待
制致仕楊万里謹序

龍湖遺藁序

予嘗觀 本朝登科記自建隆以放于今日其中
甲科在前列十數人者其不至於公卿者不加多
也姑無望其至於公卿也其不至於臺閣者又不
加多也姑無望其至於臺閣也其不至於部刺史
二千石者又不加多也不以其遠之艱故摠之峻
歟吾友衡陽段昌世字季成以達學儒先起草萊
奉淳熙乙未大對有卓詭切至之忠言當

聖心者擢第在甲科之四不寧唯十人之前而已
不曰遠之之艱歟然同年生其前乎季成二三人
者或持釣樞或掌絲綸而季成獨不幸蚤世終官
于水衡都內而止耳哀哉季成天之生斯人也其
無意耶而才且賢謂無意不可也其有意耶而不
位且不幸謂有意不可也豈其前之不可者大而
後之不可者非天耶抑前之不可者非天而後之
不者天耶抑亦前後之兩不可者皆天或皆非天
耶哀哉季成哀哉季成季成既沒其子光朝詮次
其詩文得十四卷曰龍湖遺藁予嘗與季成同朝

且同官又嘗唱和詩卷其詩清婉而其文清潤讀其集見其人了了在目中也而其人亡久矣其人亡其文存其人豈真亡也夫可輟卷而永慨也夫慶元戊午十月晦誠齋野客揚万里序

存齋覽古詩斷序

或問士孰難曰靜難有人乎曰有誰歟曰括蒼何公德器何由知其靜曰予嘗與公同朝嘗詳觀而審察之矣他人有心我欲知之焉彼知之蓋其發在意其達在色其著在辭有弗干于之意必忤有弗違違之色必改有弗競競之辭必拂欲捨之能

乎弗能也若何公者求有斯三者而不見其一也非靜者歟或曰異乎吾所聞矣吾聞何公于之無忤意而意有威於五兵違之無改色而色有凜於秋霜競之無拂辭而辭有屬於烈風何公亦有動矣然乎哉予固心疑之而未有以釋也今年九月公之子塗江宰子穎以公所著之書覽古詩斷者遺予且命予序之予披而讀之蓋上自三代下訖五季其間天下國家之大事君臣父子之大義其治亂其中失其淑慝其正邪其焯然者公一弗以議為也有至善晦於裏而不自於其表大惡伏於

隱而莫覲於其顯當時後世不可得而知者公皆
擿之於策書之外暴之於天日之下揭之市朝而
公之以衮斧予驚且歎曰予之知公淺之為知矣
或者之言信矣雖然或者之言則信而或者之知
公抑又淺於予也夫斷古之書非靜者作之莫能
也靜故明明故決明則不惑決則不遷是書也其
在六藝其深於春秋者耶其靜之至者耶因書其
說以答子穎德器諱侑存齋其自號也子穎名洪
其賢有父風云慶元己未十一月三日誠齋野客
揚万里序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第 35377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学

928

園短大

七

図書館

18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
五月廿三日
南京
國民政府
郵政管理局

